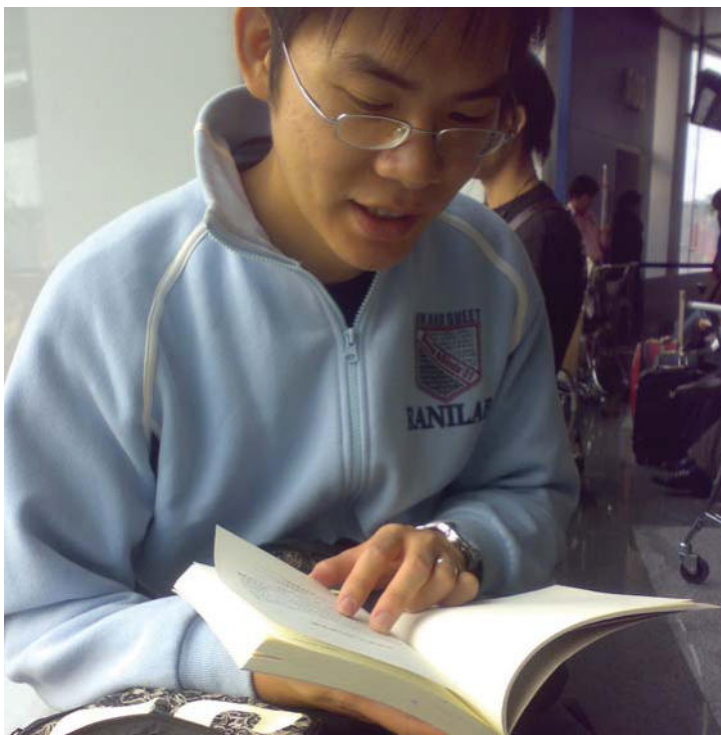


· 踱入21世紀行吟的澳門詩人 ·

盧傑樺*：愛需要革命精神



詩 觀

火與水是“愛”的最形象的詮釋。

火，激烈而暴躁；水，溫柔而冷酷。

世上的愛往往是火與水各自一方的極致！所以，我在詩裡說：

“如果愛可以呈現，世上到處都是火焰加火焰之後的／灰燼；如果愛可以呈現，世上到處都是淚水加淚水／之後的海嘯。”這現象反覆出現在我們的生活裡，人們都把愛套進自己認可的方程式裡。

“愛”的關鍵，在於犧牲和憐憫；所以，需要革命精神。

雞的啟示（組詩）

雞存在的價值

自從那人入睡前調校鬧鐘
引發雞的第一次失聲
雞便給人類文明推向
另一次進化

能唱天下白的喉嚨如自己的翅膀
不斷萎縮
成雞以來的嘴除了
用來啄食便沒有異議

是甚麼理由要雞無私獻上雪白的軀體
血淋淋地豐富令人垂涎的餐牌
彌留時感受自己的毛髮

* 盧傑樺，1979年生於澳門，廣州暨南大學中文系畢業，澳門大學文學碩士研究生；作品曾獲第四屆澳門文學獎詩歌組亞軍、第五、六屆澳門文學獎詩歌組冠軍、亞軍；現為澳門筆會理事及《澳門筆匯》雜誌編輯；現任教於澳門某中學。著有個人詩集《等火抓到水為止》、詩合集《詩人筆記》。

給人串連成那個有罪的女人
待耶穌進來便在祂腳上
用自己的眼淚自己的頭髮拭淨並自稱有罪

為甚麼有罪的不是人類
讓最純潔的小孩和我回憶
回憶那留在身心的傷痕

殺雞焉用牛刀

“殺雞焉用牛刀？”人類其中一款智慧
處之泰然的慣常性殺戮、無血腥紀錄的
思辨，比厚厚的存在主義實用

“殺雞焉用牛刀？”尤其是集體屠殺
理解為一次別開生面的社會活動：座談會，
抗議示威，文化祭……健力士紀錄

“殺雞焉用牛刀？”對於猶太人
先將他們幽禁在集中營，之後施放毒氣
祇是偶爾一次過火的街頭行為藝術

“殺雞焉用牛刀？”用一氧化碳便可
像極人類解脫地嗜癮、吸入，眼臉沉重
安祥，如同入夜回到夢鄉……

夢到人類被大肆屠宰

雞與人類

人們一思索，上帝就發笑。
——猶太諺語

踰越上帝是人類的天性，主宰生命、死亡。
“雞一生病，人就發愁。”為甚麼人生病可以休息而雞生病就要安息？病因何在？可能與人類無關。人啊！人懂得出賣自己的肉體換取金錢，雞被人類出賣。雞，為性慾也為繁殖；人，為了性慾發明避孕：結紮、服藥，甚至墮胎。在上帝批准賦予生命時結束生命。雞會自殺？人會。人會埋怨、厭倦、猜度生存。雞祇能待死，祇能在神祇面前一再為人的罪惡緘默。是不是雞作為雞起來指證人才會首肯？承認人作為人的偏離了人。雞為了覓食保持了原始殺戮，人……人慶倖人先會憎恨！

殖；人，為了性慾發明避孕：結紮、服藥，甚至墮胎。在上帝批准賦予生命時結束生命。雞會自殺？人會。人會埋怨、厭倦、猜度生存。雞祇能待死，祇能在神祇面前一再為人的罪惡緘默。是不是雞作為雞起來指證人才會首肯？承認人作為人的偏離了人。雞為了覓食保持了原始殺戮，人……人慶倖人先會憎恨！

雞用自己的肋骨創造雞

後來，人開始在快樂的羊水裡徜徉
並擁有自己的臍帶、命運和
母親的驚喜

雞則世世代代失卻某種懷抱
一個個在瘦弱的宇宙內誕生
面對混沌、面對虛無、
面對無命運可隨的命運
要多脆弱有多脆弱，
這是個脆弱的生命。
要多堅硬有多堅硬，
這是個堅硬的死亡！

誰都拒絕付出，排斥、甚至害怕
彷彿付出後會帶來必然惡果
彷彿付出後會死在別人的念頭裡
不付出又如何？在自己的世界裡
孤獨終生？靈魂將從何來去？
苦苦為了自己尋找骨頭、肉身、
血的紐帶、腦、靈魂本身……

在遇溺時卻抓不到一條水草！

雞肋，可有可無

每當想起雞肋就懷疑
那是翅膀還是手
別人扶搖直上時，卻在

練習擺脫藩籬的羈絆
拍打兩脇同時捶胸頓足

對於遨翔，雙翼可有可無

的確。要一雙翼
不如要一顆藥丸和一個舞池
將野性釘滿耳目，頭髮憤怒，然後
忘記身份
忘記父母
忘記羞恥
忘記自己的鐵籠還未面對
讓彼此的身體慢慢接近、扭動
撲倒在地、等待夜色進犯
導演着電影的橋段

哽咽着城市的喉嚨

對於青年，將來可有可無

沒錯。將來誰能定數
所以跪拜歷史就等同前瞻
用一管瘦削的筆播弄
過去。現在？
現在的生活怎辦？誰會願意
沉淪過去如同期待關節炎
在春天與花競發？這樣

對於詩歌，詩人可有可無

（至於雞肋，雞肋可有可無）

9月11號自彈自唱〔band房R&B〕picking version 版

——應和兩位詩人的走調布魯斯12小節

7月1號是甚麼（是甚麼），是我們某個段落的生命麼？
為甚麼（為甚麼），為甚麼我會在9月8日見到你在走廊一個人
唱着黑人的節奏藍調，黑人的歌，拿麥克風的手卻很Hip-Pop

9月8號又是甚麼（是甚麼），是“911”的前三天？哦！
為甚麼（為甚麼），為甚麼我會在9月22日見到你一個人在房間
敲着兩套爵士鼓，交叉手炫耀着八面鼓皮八面鉞應有的節奏

9月11號是甚麼（是甚麼），是約翰連儂以前的想像麼？
為甚麼（為甚麼），為甚麼我會想像這裡沒有天堂、沒有國度、
沒有權柄，我一個人在Band房就這樣沒完沒了的蹉跎
在band房沒有band友祇有band隊猷猷的惡氣（猷猷的樂器）和自己
看着你們合拍起來，於是我便拿B. B. King的大肚胸藍調結他
走調地和着你們的調子自彈自唱布魯斯——

（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

（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

澳門，一道門，有豐富的文化在裡面，卻又被更多的馬路插滿
我親愛的路人啊！你們需要一個詩人？你們需要一個歌者？
你們需要一堆文化嗎？為何你們祇斜着眼看我們且歌且謠
你一定會說我是個理想主義者，但我不是孤獨的一個，孤獨的一個
孤獨的三個就可以夾Band，夾道歡迎寂寞的來臨，然後夾着尾巴
逃跑……涅槃樂隊也有三個，一個吞槍死了，最後祇剩下一個

（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

我在家裡排第三，三是怎麼一回事，一個有諧音的數字並非表示
不會死，不會死，生之後就是四。你見到有四個蒙面的黑衣人
一個左手一支槍，一個右手一支槍，一個讀着宣言，
一個拿着軍刀打高爾夫球，瞄準……擺臂……瞄準……去，風聲颼颼
（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

擊點極準確……一飛衝天……拋物錢……俯衝……中
球不着地、頭不着地、人不着地之前已撞上兩幢世貿的旗桿
低於標準桿，低於一般殺手的標準桿，我們看着有多少球入洞
很多很多……一個是天堂，一個是國度，一個是權柄
而多數是理想主義者。其實所有人都是理想主義者，
所有人的理想都在互相撕咬，每個人實現理想之前得先封殺（封殺）
別人的理想，每個人的理想都會先成為別人理想的祭品！
你一定會說我是個理想主義者，但我不是孤獨的一個……

（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

到結他獨奏的時候我想一個人靜一會，聲浪要大到不能被聽到的程度
然後我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的撥片落…上上，落上落上落落在弦上
失真的弦音最適合表達憤怒、哀悼、潦倒，我在點弦的時候像極
點算子彈的時候，我在滑弦的時候像極上膛的時候，我在推弦的時候
我就在射殺我的敵人，時代的敵人被噠噠噠擊倒，他們祇是沒有應和我而已！
（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

我喜歡A小調，卻極討厭青年人調戲繆斯，我很瞭解
很瞭解沒有負擔的人，誰無時無刻干犯着繆斯的身體，繆斯的靈魂？
誰很喜歡詩人的偽稱號，像狗戀上餅乾，像鳥戀上囚籠？
誰很喜歡偽詩人的長髮、蓬頭垢面、過度浪費的生命？
飽暖 and 安逸的時候慣性地埋怨！埋怨！埋怨！

（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

賀綾聲啊！賀綾聲啊！時代的狙擊手正窺伺走廊盡頭的
窗口，我見到那狙擊手，不要走近，我見到那狙擊手，請通話
請通話！懿靈小姐，懿靈小姐！我就是那狙擊手，當所有家長
讓自己的孩子進學校的時候，我已在你們的背後。
在你們的背後我背叛了自己的同伴，我嚷着子彈不要
不要射到孩子們身上，同伴使用步槍肆無忌憚的貫穿我的胸口
(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

我們有甚麼寂寞在心裡？寂寞時又有甚麼懼怕在心裡？
我們有天堂、國度、權柄在詩裡，在詩裡有我們的上帝
下雨也不怕，下雪也不怕，就算寒冷大風雪飄下
狂風吹來的時候要敞開大衣在風前
(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颼)
地上有水坑的時候雙腳不必要有水鞋穿着
(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

自彈自唱picking version (菠蘿包熱血青年 / 等待 / 冰冷的牛油)
曲：B.B. King & Eric Clapton 詞：John Lennon & 星仔

海嘯^o襲擊’死亡”

序 章

頻率、範圍、時間
總被我們計算錯誤
更何況沒有預警的海島
遇上百萬顆原子彈就好像遇上百萬顆
精子的衝動
除了高潮、搖晃、一身酥軟之外
當中祇有一顆孕育着愛
而其餘的
祇會相繼地犧牲

—

我們都錯了
我們這對失散多年的情人

沒有為誰付出過
祇是單方面得到了感情、漁獲
接吻、石油、金錢、名聲
認為這是理所當然
認為生命的獲得也是理所當然

相遇於這終結前的日子
我們認為已面臨末日
或進入新紀元的看法也得算數
也得不在乎
對於被寫入歷史的壯舉
我們已不是第一次
因為年尾未找的卡數、未被贖回的典當
以及借了不打算還的國債都像我們
我們同時擁有生命
來年將同時還給死亡
祇看誰的先過期

而這一點
潮汐在沙土陸地上已經寫過了許多遍
海水的潮來又潮去被數算多次
就既定成永恆
並把頻率、範圍、時間的位分
在上上落落時也都
拖下水
去了

二

昨晚到今天早上
我們都按照導遊的指示
拒絕收費電視、拒絕收費飲品
檢查隨身重要財物
尤其是那等於鏡子的旅遊證件
但我們總不按時起床
總不按平日的習慣整理熱戀過後的床鋪
總不按時集合
總不按照大自然的意願私自闖入海洋

我們總不按指示進入海洋
我們非並海類
卻要在活着時刻意成為一尾魚
婆婆娑娑地穿越盛大的森綠椰林
散佈白細幼沙般原始的腳蹤
讓炙熱的腳跟現出魚鰭
最後倒進這一個冰涼湛藍的擁抱裡
讓自己迅速成為道地的魚類
並迅速繁衍，成群結隊
用那遺忘了的人類生殖器

我們久別後重逢的忘形
導遊估計不到
沒有預警的海島也不能設想
怎會讓兩尾魚無聲的在海底
交配、擁抱、上下晃動

怎會讓這簡單的原始慾望
生發出“海嘯°襲擊’死亡”的律動
讓孕育未成的心臟
得到時間

三

一個與頻率不協調的心臟
需要多少時間才可復甦
每小時°分鐘’秒”十五萬次可以嗎
冷漠的心着實承受得起後現代
承受得起後現代暴漲的傷感
每顆都練就
刀槍不入的抗體
要讓這亂動的心重拾韻律
除非一個新生命的誕生
否則，就是成千上萬的死亡

海嘯°襲擊’死亡”一次
十五萬人伏特的電壓
衝擊心臟
衝擊這個四肢百骸的圓心點
期望着數算着
震撼沿海不分你我的手足頭部
震撼你我不同的語言和皮膚
我們心靈還可領受的救治
可能在這個打開禮物的日子裡用得上

可能這是一次返魂乏術的拯救
也可能這是一次
返樸歸真的死亡

四

此刻是早上時間海嘯°襲擊’死亡”
如果目前打開禮物的一剎那很快樂
如果快感可以長久些
我希望哀傷的時間可以縮短

這次是海嘯°襲擊’死亡”的頻率
 如果這種節奏像我所愛的搖滾樂
 如果這種節奏是為了打破拍子的創造
 我就不會愛你恨你
 給我摔了多少次的鬧鐘

從海嘯°襲擊’死亡”的圈圍發散出去的
 如果是與愛有關
 我希望波及的範圍不會受直徑限制
 更希望這種浪會淹沒他人
 讓人活在溢滿幸福當中

終章

旅程的終結
 意味着心情的收拾和翻新
 更痛苦和更歡愉的手信
 可以與親友分嘗

至於旅遊證件的重要性
 待相片成為遺照之後
 最好忘掉身份
 棄置它在抽屜之中

檢回來的生命
 最好忘掉自己曾有過肉體
 與及發育未健全的身心
 好去迎接別人愛心的誘騙和販賣
 嘗試失去內臟和貞操

遠方跌倒的人啊！
 快快展開無了期的執拾
 這支離破碎的詩行，生存與死亡
 我祇能用無力的同情去整理
 悸動徹夜不眠

2005年1月07日初稿
 2005年1月14日定稿

他們趕路，我們慢條斯理地逃亡

· 進出香港、臺灣地鐵站的零碎光景 ·

約拿被拋出了船我鑽進了地下鐵

列車一分鐘後到達以前
 我還是那個滿有罪性的約拿
 擁有下一站的預知能力
 且更多地倚賴自己的經驗
 俗世既定的路線

從這裡逃到那裡逃到更遠的地方
 不論是台灣或是他施或是香港
 哪裡沒有罪惡而且被眷念？
 總之被罰的尼尼微或者蒙恩的澳門
 都值得迴避、逃亡
 （瞬間逃亡，我們身上有着不為人知的
 行囊，背負着不為人知在逃亡）

列車一分鐘前到達，因為時間關係
 這條大魚是預先安排好的
 它曾高速游動，將霓虹燈箱拉成一把
 鋒利的刃
 朝着發光的月臺衝刺
 奔向渴求進入腸胃的人群和微生物

我們一而再再而三的犯法
 “請勿超越黃線”之於我或我們
 終歸會超越，不按指示
 扎根深入小島之於我或我們
 都期盼放飛，不理風向
 而有沒有所謂扎根、有沒有所謂超越
 封閉的胃壁裡，除了不知何來的風
 時間、界線、地理位置都在不知不覺間
 拉緊、壓縮、伸張、斷裂

我們不知不覺間習慣自動獻身、被吞沒
 犯罪與逃亡也來得太自然了
 約拿被大魚吞掉，我在魚腹中三日三夜

三日三夜的說法太神聖了
或者正確來說
大魚吞掉我們行程的三分之一

進入地下鐵我開始漂流變成木桶

我們都很想均勻呼吸，或者
我們都不想讓自己的城市沉重，或者
我們都不想讓自己的行藏輕易敗露
在那快要負荷不起的小城

在那快要忘記原貌的小城
我們都不想讓某個特定的回收站終年承受
高效美容的僭建物、變化、哀愁
一個碼頭失去海港的哀愁
一個海港失去風浪的哀愁

有計劃的小酵母在隱沒處不斷異化
擴張、傳染、腐爛，像垃圾……
我祇能選擇逃亡。即使行程很短
即使逃離的時間和速度如此慢條斯理
即使像一隻微不足道的木桶被拋棄
從船上到海裡，漂流的木桶啊！
總不想見到
唉……！一根羽毛壓斷脊椎！

進入地下鐵我開始漂流，變成木桶

其實祇有我自覺是一隻木桶
而他們啊！他們會覺得自己是水手
一邊吆喝一邊暗暗咒罵
一邊在激揚着令人振奮的歌
一邊手執船纜或者吊環或者船舵
向着假設的目標進發
我自覺是一隻微不足道的木桶被擱置
於是我緊貼船身，定眼張望

錯了！錯了！因為太多出口和去向
所有時間裡
我自覺是一隻木桶，微不足道
而他們是湧向各個海港或河岸的潮

地鐵站裡成為木桶或者成為商品

地鐵站裡除了路軌和拉鏈頭
還有拉鏈和列車頭
他們很像唇和齒或唇和舌，開合的時候
總是轟轟隆隆，非要一番唇舌不可
唯獨月臺人過多的沉默
就像水濱茂密的蘆葦草桿在低頭懺悔
默禱、垂釣、祭祀……
呵呵，多好的比喻
多好的關係

誰不事先沉默，學習靜悄悄地加速
誰不事先沉默，向一件商品學習
遇上攔阻，得到通行權
抵押所有的身體與器官
再抵押能辨認出自己的我
成為我們、成為一群
擁進車廂
仿佛不曾存在

用力地挺起人性的胸膛
自覺走到輸送帶前
收斂手腳，回憶着土地的柔軟
察看身上紙盒和封箱領帶的華美
安靜的等候將來
安靜的回憶在自動售票機面前
自己在呢喃的許願
“哎呀！我要往哪個方向漂流？”
像鸚鵡學舌，後來還指指點點地
販賣前程

在高速滑行裡，車廂之中
不斷找尋立錐地的木桶
待在一旁，左右晃動
幾乎遺失了慣性定律，或者是
從來沒有遇上

沒有時間我們就在這裡否定日與夜

沒有時間，我們就在這裡否定日與夜
否定了日與夜，我們就不能犯罪和懺悔
進入地鐵站我們用腮呼吸注定失去日夜
“嗨！約拿懺悔都用了三日三夜，
我們祇用了行程的三分之一。”

他們面面相覷，對自己的地底更迷惘
我們鼓起小城人的勇氣詢問服務員
佈滿蜘蛛網的詢問處窗口
蚊子很多，但蜘蛛一無所獲

詢問員從吐絲的語境中醒過來，道：
地鐵站之上，每棟大廈都指向天空
但沒有一棟可到達天堂。我想
呵！天堂多遠！就好像火箭飛離地球
在地鐵站的宇宙裡失去高度

“不守住地球，就走向地獄！”
我有點快樂，地鐵的傷口很深
但遠離地心、遠離地獄
地底裡的來來回回，祇是一種生活式樣
時間凝固，列車的班次在流動

沒有時間，我們就在這裡否定日與夜
否定了日夜的宇宙和大海
塵粒本身就是時間，魚本身就是時間
（橄欖油裡面，沙丁魚本身就是時間
同時也成就了空間）

（列車將會在一分鐘後到達總站，
多謝各位乘坐本列車，再見！）

易拉環被打開，易拉罐緊迫的高峰已過去
否定日夜的車廂裡，沉沒的沙丁魚
解開手銬，贖回時間。瞬間
這裡只剩下空洞洞的我們和油脂、
未到達的日期，以及懸掛並晃動着的
身子入定的吊環

2005/02/26初稿
2005/03/04定稿

等火抓到水為止

Até que o fogo consiga agarrar a água
給I. M.一首關於愛與死的革命歌

假如我可以突破這道透明的界限
玻璃的界限 魚和水的界限
假如我還有知覺 來世
我想擺脫所有
與水同在 與你同在
——題記

我看見你的身影，像一堆篝火在水中燃燒⁽¹⁾

——
在一個卡夫卡的早晨。（老爸在露臺抽煙，
把心中的惡氣
吐向天空）。我讓微曲的兩指隨意夾着一個壯年的
悲傷。煙霧像一把雕刻刀向我黝黑
且滿佈歲月的臉劃去，又像捏造我晚年的手

……露臺之外，
打樁機把一支雪茄伸入大地的腔腸，既強暴又溫柔
兒子你知道嘛，一支菸可解決多少壓力、生存和
煩惱。兒子你知道嘛，吐出的煙霧在高空
與大地的惡氣相遇，尼古丁綿延從喉嚨、
氣管向大地深邃廣闊的肺部探索

然後像那個衣衫襤褸的礦工，
遇上地陷、遇上倒灌的地下水、
遇上水位早已越過的鼻尖，然後從百米煙窗慢慢昇天
慢慢享受，拆毀大自然的聖殿。兒子你知道嘛，
大地沒有能力抵抗人類貪婪的賞賜，而我
沒有能力抵抗命運溫柔的脅迫

（老爸呷一口茶，大地點着另一支雪茄）
我看見你的身影
像一堆篝火在水中燃燒，在水中慢慢熄滅

二

在一個甲蟲般的早晨，你還是老樣子貓在被窩裡
我和打樁機這時已同步起床。這個美好的早晨
美好的8時，朝8晚8的我和打樁機
比一雙纏綿的拖鞋還要合拍

我和打樁機都願意為他們迷戀的愛人

準備一道節拍強勁的

早點。電視機這時傳來甲蟲般的聲像：“12月
26日是節禮日還是拳擊日禮物中竟彈出戲謔
的拳頭”⁽²⁾、

“蒙面少女祇是在懷裡開了十支香檳
就把酒店和恐怖的自己炸掉。”

水這時被火煮得嗚嗚作響，蒸汽從水煲裡慢慢爬出來
連連打着呵欠，懶洋洋的在空中寫了行字：

“愛最終祇會熄滅或者被淹沒。”

“如果愛可以呈現，世上到處都是火焰加火焰
之後的灰燼；如果愛可以呈現，世上到處都是淚水
加淚水之後的海嘯。”然後你起來爭辯：

“如果愛可以呈現，愛應該是眾水不能熄滅，
大水也不能淹沒的一堆篝火，像你的身影
在我心中燃燒。”

我看見你的身影，像一堆篝火在水中燃燒

我喝一口馬黛茶，才叼着我剛燃起的雪茄⁽³⁾

—

堅強起來，才不會丟失溫柔。

——切

(在一個切格瓦拉的早晨。)我喝一口馬黛茶，
又點燃一支

雪茄，手指輕輕彈落煙葉生前死後的骨灰，如火
花乍現

從古巴的哈瓦那到玻利維亞的猶羅山峽，

從拉波特拉撒牌羸弱的

摩托車到格瑪拉號行將就木、行即入水的木船，從流浪
到革命，從生到死。我願意用接近生命盡頭的氣息

發現生命、發掘生命、發動生命。因為生者才瞭

解 生命，正如死者

可以看見一切的死亡。點燃一支火炬，管它熄
滅， 還是化成灰？

從反巴蒂斯塔政權到反帝國主義，從哮喘病發作的
存在到

九顆子彈入侵死亡。從堅強到溫柔，從火到水，從雪茄
到馬黛茶，目光總如貝蕾帽上的星，孤獨一個，卻是最
明亮、最潔白、最具穿透力。一如水中的篝火

1967年10月9日清晨，那時那刻，他在想甚麼？

他在想，火或水是不朽的！

二

在一個唐吉訶德的早晨。我喝完最後一口奶茶又點檢着
長槍般的車匙，點檢着鏽跡斑駁的公事包

鎖上木門、鋼鐵大門，鎖穩電腦鎖、天地鎖、
六合鎖，然後鎖定

生活中不祇戰鬥一次的巨人。駕着沒有離合器的
摩托，如一隻

大漠上失群的藏羚，紅燈前重遇同伴綠燈後分散：

又如一隻

身無長物的螞蟻，頂着太陽和不合體型的任務，衝撞

衝撞我們這片土地。我們這片土地，有很多地盤
在裡面，文化遺產

在左邊啊賭場在右邊。先生 “發財裡面” 啊

“尋快活請到樓上”

發達的所多瑪或者色情的蛾摩拉啊！從罪惡中得到快樂
從快樂中得到沉淪。我這種波希米亞經常患上

時代的失語症，但我明白快要沉淪的地方最需要
革命！格瓦拉先生

在嘛？格瓦拉先生，如果我忘記了“流浪漢腳步的
芳香，

在我的身上久久飄蕩”的歌謠你還愛我嗎？如果
我的理想在生活的海嘯中沉溺你還愛我嗎？

你還愛我嗎？如果在你的胸口上有一道我的傷口。
如果在我的胸口，留下一片傷口的土地！
我還能愛我們這片土地嗎？

我就像一隻藏羚羊，在這裡缺水並失去毛皮

—

(在一個可可西里的早晨。)我們追捕高原精靈的
刺客。日以繼夜。

吉普車昨天頂着太陽火今天揚起冷雪花。進入了
胸膛的雪花，
久久未能融化。哦，我們經歷了人類真正的風霜
真正的塵土

我為真正的漢子獻首歌！咿呀呀喂！咿呀呀喂！

我們祇有即興的歌即興的旅程，即興的心即興的革命
我為真正的漢子獻首歌！咿呀呀喂！咿呀呀喂！
真的漢子錢沒了、槍沒了、美麗的姑娘沒了
真的漢子一年沒有工資，還要保護羊仔

保護羊仔沒有槍，沒有槍的革命會成功嗎？藏羚羊
能跑出盜獵者貪婪的射殺嗎？藏羚羊能跑出族人
貧困的口袋嗎？能跑出被剝奪的命運嗎？

這裡到處都是食人的流沙！我看到天上星星般的
流沙我就想家

回家沒有兩三天，我又想起美麗的青山啊美麗的少女
我的可可西里。我們怎能不眷念？牠們集體被屠殺
彷彿未曾遭到迫害，牠們集體被剝削的肉身
彷彿未曾存在，牠們集體被兀鷹剔光、被
太陽吮乾的骨骼，叫我們火化

火失去水之後會像甚麼？我就像那祇剩下魂魄
的藏羚羊

一個失意的唐吉訶德或者落難的革命家一個

二

在一個波希米亞的早晨，我背着結他、腰繫鈴鼓、
手持

木杖。在這座城市裡，與羊群為伍，以放逐為家
我即興地哼唧唧：盜獵者見鬼去吧！

羊群何嘗不以放逐為家？牠們頂着太陽涉足河道，
找尋理想的
產羔地，牠們要幼羊進入知識的幽谷，走出
道德的歧路

噓！這條路比母腹還要漫長，比羊水還要寒冷

噓！羊群比羊群更羊群！誰着重牠們的身價、牠
們的沙圖什⁽⁴⁾？

社會貪婪的盜獵者！我們竭力保護羊仔的率性，
又要羊仔

機警的越過隱秘的流沙，子彈的流沙。

噓！談何容易？

盜獵者的槍有滿滿的子彈在裡面。子彈裡有
滿滿的星星在裡面？

扒皮者的皮襖有明晃晃的刀在裡面。刀裡有明晃
晃的靈魂在裡面？

噓！有皮子的羊有福了，因為牠們的天國近了！

噓！有皮子的羊有福了，因為牠們的皮子將被剝掉！

將被剝掉；噓！有皮子的羊有福了，因為牠們快要

敵不過時代佈置的芳草，在眾羊面前脫下自己
用沙圖什作賭注，讓濕漉漉燃不起的靈魂
光着身子上路……光着身子……上路

在一個波希米亞的早晨。噓！我隨着導盲犬
口中哼唱這座城市無法懂的歌謠……噓……

- (1) 聶魯達語。
(2) 2004年12月26日(Boxing Day)南亞發生世紀大海嘯。
(3) 馬黛茶和雪茄是切·格瓦拉生前的最愛。切·格瓦拉
(Che Guevara, 1928-1967)，阿根廷出生的古巴革命領袖，在玻利維亞革命中遇難。
(4) 沙圖什是波斯語，意即羊毛之王，被喻為軟黃金。噓！
羊毛出自藏羚羊身上……噓……

魚之舞：《如果日子可以重來》

——給遇溺的華仔，當日不諳水性卻潛入深海

(你順勢潛入了深海，我們就不得不陪你潛入夜色)

童年的殉僕、我所喜悅的，你成為了潔白的冥魚
矚目的月光，就像一盞搜捕的漁燈，或者一滴
淚掉在你流過的河域，憑弔並打撈你
化為水滴的靈魂

而我們沒有向時間通報，如一群惡名昭彰的土匪
在夜色中嘗試掠奪童年的你，我們穿州過省、
穿家過戶，穿着拖鞋，響着愛爾蘭節奏
明亮的踢躂舞，或者像一群成方列陣、
尾掃河床的魚，為的是拯救你！

我們穿着踢躂的拖鞋，偷渡進入記憶的國境
沿着童稚的城牆，在它的外圍為你把風
你在那湍急的海裡太過留戀月光啦
於是成了永遠不能上岸的偷渡客

(明明如月，我們在同一時間看過同一輪月光嗎？)

我們在城牆裡面，你就在水深處看那叛逆的
水草，以及瞎鬧的小蝦、失寵的木頭、迷惘的

魚絲，還有那條傻魚，一次又一次撞上我們
軟弱無力的魚鉤，童年裡面難忘的傷痛

月光從天空中離開自身，進入水後與軀體走失
你在水底下同時失去折射不明的月亮，好像
我們得到曲折不明的將來。回到城牆之下
哨塔之上，童年記憶的應許地，沒了你
我們已把同一個月光看膩

(明明如月，我們在同一時間看着同一個月光嗎？)

我們在哨塔之上，看着一條分水的魚從海底上來
看着你被一艘搬弄惡作劇的船捲進深海

(如果時間可以重來。那條潔白的冥魚會回到深海
那艘船會把一名滑浪少年從水底帶回來)

黎巴嫩的憂鬱

2006年7月。天空上突然出現一個天使或
一隻大鷹，吹着贊美詩或者背着自由翱翔

經過海洋時祇是那麼一瞬，水就反映出
它那個死神或一條魔鬼魚的身影
持着鐮刀或者豎起尾部的毒刺
一邊唱着偽贊美詩，一邊聚合着
體內的毒液，伴着陰霾
向着一個被咒詛的國度進發

它身不由己，從金屬的本質被煉成
一件盔甲、一枚螺絲、一隻彈殼
它身型龐大卻懦弱
“和平”一詞輕易就把它打倒
但一群惡靈的心永遠
遺失此二字或者從來沒有

它們身上被一個惡靈依附，它們運用
人性的軀殼，運用人類的語言

心中連環不斷地咒罵。它們企圖以一種
咒詛去擊打萬民，又從他們身上獲取
祝福，一種你死我亡的絕滅

黎巴嫩的憂鬱像一隻棲於高危樹梢的百靈鳥
歌唱牠的美妙而豐富，卻不在意牠的歌聲
煽惱了嗜獵者手中的扳扣。牠的歌聲
是一個音符一副安放牠的棺材！

黎巴嫩的憂鬱是幾百電子準星瞄準一個頭顱，
黎巴嫩的憂鬱是幾百遍美好皮膚上佈滿的瘡痕，
黎巴嫩的憂鬱是幾百雙眼睛已學會了仇恨，
隨時認出高飛的天使然後把牠擊落。

黎巴嫩的憂鬱是一個孩子高舉雙手向天祈求
而他的真主以為他正在向敵人投降
轉個身就回應他以一截導彈

(2006.7)

小島上，水一樣的漫長

前言：“這島的名字意思是水， / 它不像其它
希臘島嶼那樣有諸神和廟宇； / 它從來不是兇
殘的多頭怪獸出沒的地方， / 也許它那時還不
存在。”

——E.F

小島上，水一樣的漫長
因為這小島名字的意思也是水
以水為名，終生漂泊

這小島更有可能是水的出口
一個細小的港口隨時可以送走
一隻又一隻灰心失意的醉舟

在命名或者存在的意義上
它的涵義叫作離散

建在小島上的門
進進出出，從古而今
不適用於棲息

它本來並不存在
若果沒有那群祇為瘋狂掠奪的海盜
它本來是一個流亡者避世的邊陲

它藉着四百多年前一次海事誕生
這小島的傳說
與大多數的傳說不一樣
沒有殺伐
祇關乎一次簡單的借貸
或者一次迫不得以的劃押

之後小島上，生長如水一樣漫長
教堂、廟宇，像一隻菓子吞吃了催熟劑
諸神的傳說都發生在這裡
因為諸神需要
一個容納它們的地方
像那個遙遠的奧林巴斯山上
一群坐鎮山頭的惡賊

這島的名字意思是水
但如今到處都長出陸地
到處都長出興致勃勃的生殖器
到處都長滿了罪性的豐碑
它們有時的確很偉大
有時卻顯得很卑微

象徵出淤泥而不染的蓮花
從來都靠着濁水生長
象徵樸素的小島
如今連樸素也漲了幾個價位
誰也不願意走來時的路

海的遠處颳來一陣風，海水自遠處

輕柔地蕩着一句
祇屬於古老的預言……

“小島上，水一樣的漫長……”

後語：“這名字意思是水但如今連井也乾了，
/ 誰也不期望石頭會再長出樹來； / 而海水
輕柔地推着岸沿， / 等待這島悄悄沉回海裡
去。”

——E.F

2007.5.7 (本日《澳門日報》頭條“澳門
蛋嚴重地陷”；小道消息指離島某賭場於月
內竣工。)

此詩作於讀報當日，看到澳門日趨增生的
建築物，想寫一首詩悼念，醞釀多時，終
以“地陷”作為誘發，一氣呵成，沒有半點
阻礙，詩成如吐一口悶氣，舒暢非常。

投出當日為五月八日，刊登日子為八月
八日，剛好是三個月，是為三月祭。

掙不斷草繩的力士參孫

在這個人類最不合理的時代，
我們都被痛苦征服了。

——C. G.

這裡的參孫，
既不是《聖經》裡叛逆的長髮拿細耳人，
亦非彌爾頓筆下滿腔屈辱的鬥士，
這裡的參孫，
祇是小城裡某些人的後代，
他們的血液裡有條激盪的河流，
河流上有隻患得患失的迷舟，
迷舟中坐滿一個個盲目笨拙的力士。

——題記

林茂塘區迷幻派對取蜜的童黨參孫

見有一群蜂子和蜜在死獅之內，就用手取
蜜，且吃且走；到了父母那裡，給他父母，
他們也吃了，祇是沒有告訴這蜜是從死獅之
內取來的。

——《士師記》

“小蜜蜂，嗡嗡。飛到西、飛到東，採了花蜜
好過冬……”的童謠
我們老早把它忘掉，因為我們習慣忘掉？
是祭壇上大麻的馨香
把它的忘魂召喚？呵呵……祇是因為我們需要
一口屬於自己的呼吸

我們祇需要一個無暗示的選擇，或者一次無軀殼的
遊蕩，作一隻迷舟
作一次深深的呼吸。我們要從陸地鑽進千尋深海，
讓耳邊水聲汨汨，迴漩吧
迴漩，整個肺臟像兩條潔白冥魚的交雜。靈魂
像要從吞吐中掙脫肉身

呵呵……快把音響調至清音。龐克⁽¹⁾的不羈
和叛逆，不明來歷的呢喃！
好讓我們的知覺，快樂地領受一場英倫海峽
憂鬱的灰雨。呵！我要怎樣
這些迷惘、這些虛空，這些迷惘的虛空！啊！
一縷草繩不能被掙斷

我是你們的王。在這裡，我甚至膽敢在獅子的
制度下，招蜂釀蜜
我是王，我甚至可以把獅子撕碎如一隻山羊羔。
這個不怕煙火的蜂巢裡
我是你們的王，你們是我未曾分封的諸侯。
迷幻的祭壇上，一絲煙草
將為你我重設一種呼吸的方式，呵呵，把一大堆
快活收進腦子裡的天堂吧！

若果我們被拘捕，我們被迫戴上頭套，不要
告訴爸，呵呵……
我們只是跟他玩捉迷藏；我們彼此搭着胳膊，
相互拘捕，呵呵……

不要告訴媽，我們大踏步，啓動快快樂樂火車頭
哨，轟隆……

渡船街生命盡頭擺渡的流浪漢參孫

不可用剃頭刀剃他的頭，因為這孩子一出胎
就歸 神作拿細耳人。

——《士師記》

即使一個祇有編號的囚犯，活着，就能檢回
自己的名字和身世，唯獨他
徹徹底底的失去在生命裡、世界上。見過他的人
足以擠滿一座城市！
任誰喊，喊不出他的名字。他是這個迷宮裡
低頭的引路人，他的身體

比黃昏後的黑暗還要漆黑，以至街燈通明，
衣上補洞才使他顯現。因為他
潛行於這個沒有交通燈的地界裡，像幽靈，
低着頭顧卻從不迷路！這裡一地
“有權先行”、“讓先通過”的引路咒語，
他恍如忘川之上的艣公夏翁

接載冥河上一群物質充裕的裸體。手推車浪裡
顛簸，舊紙皮啊破鋁罐們
何其安穩，像魂魄的擺渡錢又像搖籃裡的嬰孩，
連汽車的引擎都屏息以待
連響號也要緘默、車頭燈也要向他致敬。因為
這個迷宮裡的引路人

他往返這裡，來回一天，就把墓碑林立、
靈魂鞭擊的冥界看厭！這裡

從來沒有一盞交通燈能夠把他攔截，亦從來
沒有一條可以過渡兩次的河！
効忠一條路線啊他用心地低着頭，用四個輪子
丈量這片受傷的大地

有誰會比他更單純，搖櫓人夏翁啊流浪漢參孫，
你們當中有誰是他的族裔
他沒有主宰交易的硬幣、鈔票，有的是一頭
終年蓬勃的長髮，像一絡掙不斷的
草繩。祇要他終年不修，把自己渡進冥府的
那天，神的力也會與他同在

讓那些捐獻買名的富商鉅賈，讓那些
滿嘴安定繁榮的政客蒙羞！

黑沙環區某學校混飯吃的教師參孫

參孫說：“我用驢腮骨殺人成堆，用驢腮骨
殺了一千人。”

——《士師記》

就是那個“棄醫從文”者的老信念，就是那個
立志救國的教育家
把他的生命活到我的肉體裡，精神上。但我，
從來不會放棄醫治
一身的職業病：那隻每天被迫吸食氯胺酮粉末
的鼻子，那道每天

火苗拔節般的喉嚨，那隻每天涉足冥河千次啊
那隻靜脈曲張的鬼腳！
難道還要我改千篇“美文”當祈禱，來轉移我
模糊了的視線？有時我想
我，活活脫脫一條深海冥府裡的魚，掙不斷
一絡絡瞻仰遺容的草繩

我要成為一隻多大的桶子，才能倒盡自己，
把你們慾望的湖泊灌滿？

我要給你們一支魚竿學漁，還是教曉你們
游魚逃亡應有的速度？
這世代，還是教曉你們一個下屬如何取悅上級的
冒險旅程？

我要怎樣教曉你們？當你們問我一個等量代換
的啞謎，當你們給我一個
疑問語氣濃重的比擬句：“品德？品德價值
多少錢？”我要怎樣回應
怎樣才可叫你們那張撲克樣的臉孔滿足，一個個
微笑曖昧的皇帝K皇后Q

我要從一個怎樣的角度，把那個逝去久遠、
一字千金的年代展現。從前，
有人為了追求一位賢者而大動干戈，有人為了
宣揚自己的理想國度
把行囊裡最後一粒米也用盡。參孫說：
我用驢腮骨殺人成堆，用一塊

血肉未乾的教義。一個個兼職參孫
睡死在販賣青春的黃金世代裡

葡京街某賭場派牌埋錢的荷官參孫

我自身是墓穴，行屍走肉的墳塋， / 被埋
葬，可是卻沒有 / 死亡和掩埋的特權
——彌爾頓《鬥士參孫》

這裡已贏得不夜城的美名！這裡冒出了無數
金光萬丈的天堂 / 陰間！
因此，這裡萬物皆美。進城的地方渡船
櫛次鱗比，接載天使 / 亡魂的艄公
笑臉迎人啊操流利的巴別塔語言。漫溯過的
河底，一綑綑草繩在糾纏！

這些來到不夜城的亡魂啊，一群
葵扇K啊紅心Q，無須付擺渡錢

還會得到一枚令心坎叫囂的冥錢，築堤的
戒心啊快要快要崩潰
因為，這裡萬事皆美。從無一人獨對的黑暗，
從無一人玩着一個人的撲克

卡隆送來撲克樣貌的遊魂。而我，是今晚七時
到凌晨三時的廿一點哈得斯
那邊有我的同事：站了七個半小時等待
下班的骰子哈得斯、被人擲牌
噴辭話的百家樂哈得斯、精神不振分錯籌碼的
輪盤哈得斯……

昔日天堂裡，我們是羽翼素白的天使，
年輕力壯，各懷理想，掌管未來
聖靈一直從耳邊呵氣：“活着不是祇為活着。”
現在，我們是蝠翼的哈得斯
背負了十多年的校服如今換上漆黑的夜色，
然後，活着祇為了快活

我們累了便會離去，醒了又會很快回來，被一綑
草繩捆綁！在這裡，生命
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如夜間的一更！在這裡，
我們精神衰弱，各懷鬼胎
邪靈運轉，運轉的眾人如一部瘋癲的角子機，
啟動按鈕，不能止息

我們，一副副活棺材！睡醒便開始埋掉，
一大堆青春，一大堆慾望……

北京街夜遊找尋義人的情聖參孫

“他喜歡女色，易為女人的媚力所迷。”
——《西方藝術事典·參孫條》

太陽吐盡了最後一絲氣息，他再次在十字路口
遇上四出顯現的
報喜大天使：一個個火辣辣的加百利，一個個
若隱若現的奇妙

眾天使往還詢問路人的形象，應驗了咭片上的
記號，應召電話之約定

眾天使的安穩是他一星期裡的祈求，祈求掃黃的
魔鬼們不要在夜色潛行、
不要打扮成急色的罪人或者咆哮的獅子，再祈求
掃黃的上帝們不要
讓繁衍娼盛的義人滅絕，祇為非法的降臨？祇為
逃稅的顯靈？

祇為欠缺商業包裝的施恩？不，因為你們是
貧困人慾望危難的救恩！
屬乎血氣的男子！情慾世代相傳，逸出骨子，
如一絡掙不斷的草繩在糾纏
呵！大天使，祇有你們，祇有你們才能讓他
血液裡的冥府陞格為天堂

本國的天使們開天殺價，稱不上義人。因為
他骨中之罪，肉中之淚
一晚如一千年的夜不能算盡。更何況這裡佈滿
泰國的大利拉，俄羅斯的
亭拿女子，如有需要，還可以提供用枯骨製造的
菲律賓夏娃！

異國的天使們，祇會用身體證明一次性的愛，
比一生的承諾還要複雜
比一生的邂逅還講究緣份，比一生的廝守
還經得起考驗，瞬間墮落成永恒
更何況他是個孔武有力的地盤工參孫，
一身金錢，家業未成

即使天使們的花兒多次被摧殘，他也能讓你
一夜燦爛。燦爛裡暗懷撒旦

澳門街理想閒置無期的囚徒參孫

忙着生活，否則便忙着死去
——S. K.

由於這裡到處都缺乏支撐點，我剛硬自己，擔當
牢房底部的基石
(這裡曾是雙親的理想地、烏托邦。)忘了某個
逃亡之夜，星星亮出了
刺芒。流魂聚合夜空，海水超渡流雲，父母脫離
背後那片赤色土地

但無人忘記，登往彼岸的極樂之夜，他們和後代
被命定的草繩纏上……
我在這裡的長大，貧民窟裡囚禁了十七年甯！
那裡有醫療、教育
醫療以醫療之名，剷掉視野；教育以教育之名，
褫奪理想。後來啊，

我藉口害了成長病保外就醫，還向獄長借了筆
貸款。四年後又回來
被囚禁了六年。把該還的也還多了。這些年
混了個教書匠，每天都在懺悔
每天都在崗位上重組案件，複製時間。還將這些
經驗教導後來者

寫過一點東西，作為一個囚犯獄中應有的血書
或者是活死人生存的抒情記錄
肆意地流傳。抗拒的沉默。奢侈的違禁品。
附有着心靈千尋深處的叫囂
還有好些作品，抒情過火，祇好把它們
摺了又摺，楔進牢牆的裂縫裡

呵！我將會和它們一樣，如一隻無花果般瘋狂
熟透，然後暗暗地死去
在這裡建立家庭，然後用一點微末的伎倆
和省來的得着，維繫此生
打量那些鐵枝、磚牆，首先痛恨，然後
愛上、習慣、發掘它的美……

我犯了思想遊蕩罪，被判生緩，剝奪逃離終生。
你以為它的意思是甚麼？

(2007.8.31)

迷宮裡的掘墓誌

——謹以此獻給晚唐詩人杜牧因為
他那句“十年一覺……，贏得……”

—

一個笑亡的詩人，迷宮裡的掘墓人，就是
一隻高速旋轉的指南針，埋葬兩極，
埋掉自身

迴響於晚年的一句詩來來回回，周遊如冥蝶
招魂幡招不着，白紙錢凌空散亂的舞步

是鋪滿一地的石仔路，白骨一樣的石仔路
白的是一匹匹縞素，黑的是一團團焚土

我沿着迷牆，在這裡設下標記：

“望廈兵營遺址”

花崗岩被百年英泥劃成的九宮格。一本亡靈簿

“西望洋山天主堂”背後的巴別。一座懾魂塔
還有很多拔地而起的刺刀，乃漁村劫後的方
尖碑

努力囤積啊努力摧毀！你們需要甚麼？你們

向世界

昭示了甚麼？唉！丈八迷魂，摸着空頭顱

二

說着，說着，我們又迷路於轉彎抹角的小城
跟着道德走進死巷，操守找不到回頭路

生於迷宮，死於迷宮。為何還會有人如我期望

走出迷宮。一隻凝固在時光裡振翅的飛蟲

一個迷宮裡的掘墓人，邊歌唱、邊挖掘
邊保持清醒。坐在歎息中，拿泥鏟刮自身

當他們的皮肉被摧毀，靈魂成了金幣
他們的前塵舊事被埋時。迷宮擴展，墓誌揚長

嗨！盛大的迷宮歡迎你！繁茂的墓園等待你！
一個人要消失得乾乾淨淨，就不要逃離

祇需要行走在自己熟悉的迷宮裡。不要逃離
就可以消失得乾乾淨淨，凡塵盡洗

三

長時間的飲酒賦詩，長時間的嘔心瀝血
所以嘛，做個掘墓人，不如風流快活的鬼魂

排着隊，好像超級市場井然有序的商店
分毫不差的包裝，樣板的生產形式：

活盡一輩子讀了一籮書供斷一層樓養大
一群兒，他們

之後又他們，十年之後又十年，誤服毒藥的鼠群

住在暗渠裡面不斷地繁衍，不斷的偷生
那時顯得密密麻麻，這時就變得空空如也

所以嘛，請不要令我成為帶枷的使者，寫這墓誌
請不要使我卑鄙的窺伺迷宮，掩埋生者

請不要為我一個意涵完滿的數字唱頌歌。我祇唱
“十年一覺，覺悟到甚麼；贏得，
又輸了甚麼……”